



译者许渊冲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



2014年,国际翻译家联盟把翻译界最高奖项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颁发给了一位93岁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在颁奖仪式上发言:“直到现在,全世界还没有第二个人能把中文翻译成英文、法文,同时又把英文、法文翻译成中文,还能在全世界出版的!”

他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,毕生致力于翻译工作,在国内外出版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李白诗选》《西厢记》《莎士比亚选集》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约翰·克里斯托夫》等180多部中、英、法文翻译著作。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,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大奖。

这个“狂言”的老人就是许渊冲。他生于变乱年代,后来成长为人类文化交流翻译大家,致力于打破人类语言的鸿沟,从而名扬于世。

在翻译这一行上,他说自己是“狂而不妄”。只要觉得是对的,就会直言不让,更自称“诗译英法唯一人”。

是的,他有十足的底气——因为他,中国读者认识了于连、哈姆雷特、包法利夫人、罗密欧与朱丽叶;因为他,西方世界知晓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李清照和汤显祖……

“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”

1921年4月18日,许渊冲出生。“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。我记得的住址,是南昌石头街59号。可惜不是《红楼梦》中的石头,出不了通灵宝玉。”许渊冲早年的日记饶有趣味,“听父亲说,祖父是商人,可惜四十几岁就离开了人世,留下了三男三女,而且是先三女后三男,父亲是最小的一个。祖父生前在离城五里地的蔡坊乡买下了一栋房屋和一百多亩田地。”

许渊冲的父亲在铨业所管理财务,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霸占了铨业所,父亲失业,靠继承的二十几亩田产为生。

位于青云谱区的蔡坊乡(现蔡坊村民小组),实际上是许家的祖籍地,这一宗脉称为“豫章石马中许”,所以他的祖屋和祖产都在这里。1937年8月,日军轰炸南昌,许家从石头街搬回了蔡坊。“大姑父从三十里外赶来蔡坊乡,给我家前房、后房之间修了壁板,里面可以藏东西不被发现。”老先生曾回忆,“日军占领南昌之后,我家被洗劫一空。幸亏小学时的作文本,中学的同学留言册,还有几本日记,都藏在壁板后面,没有遭到破坏。否则,现在写《梦与真》,恐怕也是梦多真少了。”

许家是当地望族,在家庭熏陶下,许渊冲从小就勤奋求学,胸怀远大志向,颇具家国情怀。少年时代,“十一叔”对他的文化影响特别大。而“十一叔”,就是曾享誉世界的剧作家、双语作家熊式一,他是许渊冲三姑父熊熙的十一弟。熊式一1929年起在《小说月报》《新月》等刊物发表萧伯纳剧作译作,1932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,1934年改编京剧《红鬃烈马》为英文话剧《王宝川》。该剧在伦敦连演九百余场,次年在新加坡百老汇上演,他因此被《纽约时报》称为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。1943年出版英文小说《天桥》,被译为多国文字。陈寅恪曾以“海外林熊各擅场”,将其与林语堂并举。

许渊冲在《梦与真》中回忆:“十一叔”亲自告诉我,他参加了我父母的婚礼,还闻了洞房呢。这是我听说过的关于父母婚事的唯一消息了。他是第一个带我看电影的人,那部电影《少奶奶的扇子》是根据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《温德美夫人的扇子》改编的,可惜那时我看不懂。

和许渊冲一样,熊式一也是故乡的陌生人,墙里开花墙外香。

“人生就是追求美呀”

1935年,许渊冲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第二中学(现南昌二中)。1936年4月10日到7月10日,江西全省高中一年级的男生集中到新建西山万寿宫,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抗日军事训练。虽然军训艰苦,但对许渊冲来说有特殊意义,很多一起军训的同学成了一生挚友。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南昌已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。11月,时年16岁的许渊冲随江西省立第二中学迁校到清江县(现樟树市)永泰镇,他在当地老乡家搭伙,艰苦求学。

1938年7月8日,许渊冲从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毕业。随后远赴云南昆明,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了在此办学的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。11月4日,许渊冲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:“今夜月很亮,喝了两杯酒,带着三分醉,走到草地上,看着半圆月,忆起往事,更是心醉神迷。”他最爱的月亮,早已融入他的生活、生命,成为一种人生意象——“为什么喜欢看月亮?”“嘿,月亮美呀!人生就是追求美呀!不会看月亮怎么翻《静夜思》?”



周尖仙向许氏宗亲介绍许渊冲留给老家的围巾和遮阳帽,背景是即将动工的许渊冲纪念馆。本报全媒体记者吴志刚摄

所以别人都翻不好,我翻得好啊!”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美学修养。

许渊冲的译法也曾引发学术争论,但他直至百岁高龄也没有褪去身上的“少年感”,这使他既富有浪漫和激情,又有绝大多数学者的沉静谦和,坚持己见,个性外露,讲话时常眉飞色舞。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,同学们就送他外号“许大炮”。

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覃学风,学生时代曾听过许渊冲的课,后又作为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同行者,对老先生的个性非常了解。近期,他到访青云谱,向记者分享了对许渊冲的第一印象:“大概是1993年,我在北大进修,选了许先生的课。他的声音特别洪亮,我们这边许先生一开讲,附近教室上课的老师得把教室门全关上,否则的话盖不住他的声音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,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,还是信心十足,讲课充满激情,对自己的专业和翻译水准,那是津津乐道。”

大学期间,许渊冲师从闻一多、钱钟书、叶公超、吴宓等学贯中西的大家,和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朱光亚都是同窗,恩师钱钟书则引领了他前进的道路。当年西南联大流传一句话“湖北朱,安徽杨,外加许二王,理文法工五堵墙”,指的就是后来的科学家朱光亚、物理学家杨振宁、翻译家许渊冲、财政金融学泰斗王传纶和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。当年这五人才识过人,像一堵墙一样难以被超越,许渊冲就是其中的文科代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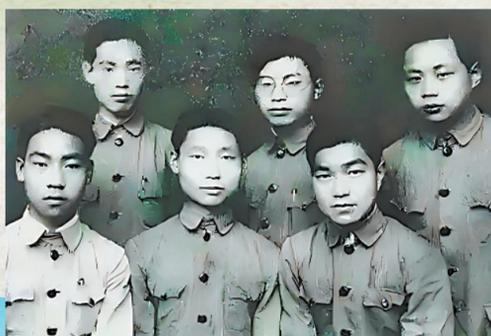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应该做创造美的工作”

1941年,美国派出“飞虎队”来到昆明援助中国对日作战,需要大批英文翻译。许渊冲和三十几个同学一起报了名。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,有人提到了“三民主义”,翻译一时卡住。有人译成“nationality, people's sovereignty, people's livelihood”,外宾没听明白。这时,许渊冲举起手,脱口而出:“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!”简明又巧妙,外宾纷纷点头。

在当年的日记中,年仅20岁的许渊冲写下:“大约翻译真是我的优势,我应该做创造美的工作了。”

大四那年,许渊冲参加了军,为国家的救亡图存继续战斗。他被分配到昆明巫家坝机场要秘书室,负责情报翻译工作,机场就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在地。由于战绩突出,陈纳德将军还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“飞虎章”。

1944年,许渊冲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,研究西方戏剧。1948年,他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,研究拉辛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。1950年,获得巴黎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凭后,他选择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;同年,将中国四大戏剧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《桃花扇》译成英文。1958年,开始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法文。1983年,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,他的创作激情得以释放。晦涩难懂的《诗经》《道德经》经他



1938年高中毕业时6个同学合影,前排左一为许渊冲。资料图片

的努力被翻译成了英、法两种文字,他还把唐诗和宋词按照英语和法语的韵律工整地呈现给世界读者。

夫人照君是最懂他的人,常说:“许先生很爱美,唯美主义,他一生都在追求美。”从工作到生活,从外表到灵魂,无不如此。

许渊冲学贯中西,深知中西文化背景并不太相通,中国人轻而易举能感知到的,能意会到的,外国人理解起来可能很费力,因此他提出翻译“三美论”:意美、音美、形美。他译出的作品不光要追求格式上的工整押韵,还不能脱离原来的意境,甚至还要创造美,构建美,他是“意译派”的代言人。在翻译《静夜思》时,他把月光比作作了水:

A Tranquil Night

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,
I wonder if it's frost aground.
Looking up, I find the moon bright,
Bowing, in homesickness I'm drowned.

在中国文化中,圆圆的月亮代表了家人团圆的意义,这也正是《静夜思》所要表达的主题,而在西方文化中,并没有这样的观念。因此许渊冲在第一句先用“a pool”把月光暗喻作水,最后一句用“drowned”把思乡之情也比作水,这样就用水将明月与乡愁巧妙地联系起来。

除“意美”之外,这首译诗每一句都是8到9个音节,做到了“形美”;而且押韵,句中和句尾都是/t/d/p/或/k/这样有爆破感的辅音,大声诵读便能体会到有韵律的节奏感,表现出“音美”。这也正是许先生创译法的精髓之所在,从“三美”到“三之”,使读者“知之、好之、乐之”。

许渊冲认为中国人就该自信,该有点狂的精神。他是自大不羁吗?他分明张扬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,填补着文化史上的空缺。

毕业时,许渊冲完成了第一部英文译著《一切为了爱情》。

“我是1948年到法国,1958年出了四本书,是全世界唯一的,直到目前还没有人打破纪录。一本中译英,一本中译法,一本法译中,一本英译中,这是1958年的事,1958年杨振宁拿诺贝尔奖,我出四本书。”在艰难岁月里做出的翻译成绩,许始终引以为豪。

他出版的《许渊冲经典英译古代诗歌1000首》共十册,涵盖了《诗经》、汉魏六朝诗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元明清诗等历代的诗歌精选。

他翻译的《中国古诗词三百首》,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评价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。他的中译英作品《楚辞》,被美国学者誉为“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”。《西厢记》被英国的出版社评价为“可以和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媲美”。

“灵魂里不沾染别的東西”

1959年除夕,时年38岁的许渊冲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的舞会上遇见了年轻美丽的照君,他曾回忆——她1948年十四岁参军,参加过淮海战役,见过毛泽东主席。毛主席一听到她的名字就说:“昭君是要出塞的呀。”果然,她在香山外国语学院学习之后,转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学院,毕业分配到塞外担任教学工作。1959年她回北京母亲家过年,我们在晚会上认识了。

两人一见钟情,携手走进婚姻,相濡以沫60年。他们一起走过风风雨雨。曾经两地分居,难免相思之苦。有次许渊冲骨折入院,嚷嚷:“我要出院!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做!”她含泪劝慰:“你呀不要动,不要孩子气,一切听医生的。”

作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,付帅和

老两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经常上门探访二老,他对记者还还原了这段相濡以沫相伴到老的翻译界佳话:

我觉得照君老师第一个角色就是许先生的生活助理,把他照顾得非常好,真的是点燃自己,照亮先生;第二个角色是许先生的金牌经纪人,许先生的书他自己只负责签字,基本上是通过照君老师授权给出版社。她对许先生特别热爱,也特别能推广。她第三个角色就是许先生的头号大迷妹。凤凰卫视曾给许先生拍了纪录片,里面讲到他的初恋。然后我带着片子到他们家播放,许先生在镜头里痛哭流涕,提起他在西南联大时那个初恋女友周丽玉(实际上是他的单相思)。我就观察照君老师的脸色,心说这要是我当着夫人面回忆初恋女朋友,我这得跪搓衣板吧。没想到我一看,照君老师还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他。

在她心里,比她大多岁的许渊冲永远像个孩子,她爱他的纯真,爱他“灵魂里不沾染别的东西”。他坦荡如砥,心直口快,从不在人情世故上费心思,她在背后默默打理一切,让他安心沉浸于美的世界。

他有多爱美呢?接受记者采访时,一定要穿上那件细格子西装搭粗格子围巾(这条围巾后来赠给了家乡),浅棕加深灰,几乎成了“标配”。出门,风衣、皮靴、帽子、墨镜,一样都不能少。别人夸他100岁了还是很帅,他哈哈大笑:“还可以吧!”

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,许渊冲之所以译作等身,主因不是天赋,而是热爱催动的勤奋。夫人照君2018年去世,许渊冲悲伤之余仍笔耕不辍,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付帅告诉记者:2021年6月17日,得到许先生当天仙逝的消息后,我第一时间赶到他家里,向保姆李芳老师:“先生怎么就走了?”她告诉我,早上5点钟去看老爷子还在桌前翻译呢,7点多再去看就已经走了。他对翻译真的是太热爱了。

“一切从家乡开始”

2026年1月8日下午,冬日午后的暖阳照耀着青云谱区蔡坊村。这是许渊冲祖籍地,记者特意来到这里,感受时空流变下,老先生在故土留下的痕迹。

附近是热闹喧嚣的广州路,但一村一隅,就能感觉到这个都市里的村庄依然静谧安详。即便如此,在岁月长河里,故乡依然变了模样。2017年,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,许渊冲已找不到祖屋的痕迹。在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中,许氏祠堂被拆除,祠堂前的池塘也被填平。

自清朝至民国,一条青石板路穿村而过,这是莲塘方向前往南昌城的必经之路,蔡坊村扼守交通要道,村里出了不少人才。

离开家乡的许渊冲依然保留着对故乡的深情。2017年,族弟许渊忠去北京看望堂哥,随后陪伴96岁高龄的老先生重回桑梓。关于身后事,当时老先生提出了三个愿望,一是百年之后要落叶归根。因此,老先生走后,和老伴照君一起合葬于新建西山万寿园,了却了他的这一心愿。二是要把自己的作品、手稿,还有抗战纪念章留给家乡。目前,这些资料大部分由老先生的学生俞敏洪保管。记者采访时,距老先生祖屋不到百米处,青云谱区规划建设的许渊冲纪念馆已经好蓝图,即将动工。预计2027年完工之后,老先生留给故乡的这部分重要资料,将在此陈列。

“未来要在纪念馆陈列的,肯定还有老人家交到我手上的这些遗物。”周尖仙是由广丰嫁到蔡坊村的外来媳妇,她特别热心村史公益,是许氏宗亲会的副会长。2024年,许家后人到北京专门向她赠送了老先生的四件遗物,包括前文提到的那条粗格子围巾、一顶轻便遮阳帽、两个放大镜,都是老先生随身常用物品。那条围巾因使用年代久远,上面破了一个洞,老先生都没舍得丢;另外2个放大镜更是老先生晚年做学问须臾不离的老物件。周尖仙担心家里的孩子把玩放大镜不小心摔坏了,特意把放大镜存到了银行保险箱。“老先生这么热爱家乡,我就要保管好他的遗物,等纪念馆竣工能公开展览,一定很有价值。”

许渊冲那次回乡,特意带着老伴在村里的吊谱上一起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,完成了认祖归宗的仪式。并且,他还在族谱上写下一句话:“一切从家乡开始。”足见他对老家的怀念。



■ 本版主编 周颖
■ 美术编辑 杨数